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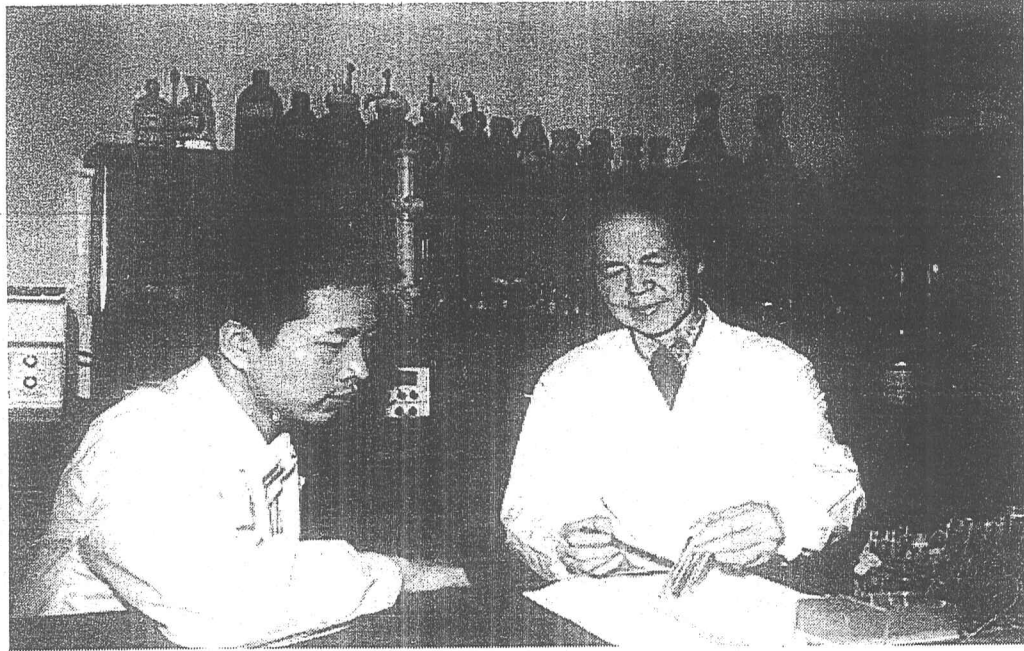
科学家访谈

# 女院士张树政的甘辛

肖玲

张树政院士客气地让我坐在了她的对面。她白皙的皮肤，清瘦的面容，凝重的目光，整洁的服饰，浓浓的京腔，一种东方高层次知识女性才拥有的气质，不免使我有些拘束。但一交谈，一种科学家的睿智、严谨和清晰的思维；一种女性所独有的眼光、魄力和勃勃的雄心；还有一个普通人具有的真挚、豁达，以及一个大人物所难有的随和平实——这一切，除了令人钦羡以外，都会使你同她的情感距离拉近。

张树政教授指导她的学生做实验。



张教授与她的合作同仁们在一起。

## 学化学，用化工来富国强民

谈及人生、事业的选择，张树政感慨地讲述了她的两次选择：“1941年考燕京大学时，一位女部主任问我为何报化学专业，我很干脆地回答道：‘学化学，可以搞化工，化工可以振兴民族工业，工业可以让我们的国家摆脱贫穷’。这位好心的老师劝我改专业，说：‘你了解我们国家有多少工厂，有多少工厂要女性，你还是慎重考虑一下，报家政系吧，将来好找工作’。而我的志向没变，仍旧学了化学专业。再就是抗战胜利的那年，当时又有人劝我们为为数不多的几个女生改学护理专科，因为那是唯一不用和男生竞争职位的专业。但是，我仍然痴心不改，随我的一位老师去了一家医院的生化科。这两次志愿的选择，决定了我终生从事的事业领域。”

回忆起这段往事，她又情不自禁地说：“当时，我还年轻，有充分选择的机会，但我却迷上了化学，而且理由很简单——办工厂，富国强民。”张树政是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读大学的，用她的话说：“那时在学业上每个人都非常努力，似乎不存在信仰危机问题，人人都一心一意地学习。躲避空袭之后，马上就回到上课的‘教室’，教师和学生都会全神贯注地投入到教与学的状态中。因为那时我们都坚信——多学点东西总有一天会有用。”

## 跑通勤，往返40多里，历经30多个年头

“说来恐怕你不会相信，我的生活是：同一城内二地居，往返40多里地，历经30多个年头到如今”。由于夫妻双方不能同在一个单位工作的政策，她和爱人各居一方，一个在东城，一个在西城，往返的路程40多里地，经历风风雨雨的日子也有30多年了，对此她有好多感受。

一年四季数不清的清晨与傍晚。记得有一次回家，“我走出所大门时就乌云密布，天色昏暗，刚登上320公共汽车就电闪雷鸣了，眼望着乌云追着汽车跑，随后，倾盆大雨从天上往下倒，车开得很慢，我的心揪得很紧，生怕车子出点事。终于到了木樨地，脚一踩地，车下的水足有一尺深，打着根本遮挡不了雨的伞往地铁里钻，雨水象脱了缰绳的野马，毫无顾忌地往身上泼，我浑身滴着水登上了地铁，可到站时，外面的雨仍在下，摸摸被淋透的衣裤，我决心避雨等候。坐在一个僻静的角落，拿出帮别人修改的文章，我安心平静地浏览。那天到家时已是晚上9点多钟了。”

常跑通勤的人恐怕对刮大风的艰难都有体会。张先生的描述更是形象生动。“有一次，我刚下320汽车，宽阔的长安街简直像个风洞，两边根本无遮挡，黄沙石粒扑面而来，眼睛无法睁开，紧裹在身上的羽绒服已失去了保暖的性能，我顶着透心凉的风往前走，此时无论是正着走，还是倒着走，都无法控制自己的脚步，就象坐了滑轮车似的轻松省力，挣扎了好半天，我竟然没能前进，反而倒退到站牌之后了。象大科学家牛顿一样，把请来的客人丢下，忙自己的事了去，我也干过这种‘不礼貌’的事。坐车过站对我来说也常有发生。一上车，尤其自己是‘长途’不免心放得很宽，其结果往往是一站到到底——大北窑”。张先生讲这番话时，既透出了她语言上的机智与幽默，也道出了她生活中的辛苦。

## 做学问，谦虚忠诚勤奋肯干

张先生工作勤奋，事业成功，性格开朗，她有一颗豁达的心胸，她一手培养起来的、21世纪百人计划的候选人金城，刚来做她的学生时，一下火车，接待的人问：“谁的学生？”他说：“张树政的”。“你可遇上好人了”，接待的人脱口而出。有篇写她的文章标题就是《好人老张》。今年考取的一位博士生曾对笔者说：“做张先生的学生非常幸福”。张先生对这位学生的评价是：“他很谦虚，也很诚实，说自己是地方农科院毕业的，基础差，底子薄，希望今后能多学点提高自己的东西，这样的学生不愁以后学不好”。张先生待人接物都采取客观的态度，率直得让人能够感觉到她有一身的正气，有篇文章专门写了她这方面的事迹。她之所以能够这样，用她自己的话说，“我能正视现实，能从容地面对发生的一切。”

张树政先生是生物化学家，她从事的是微生物生理生化、代谢及酶等基础及应用的研究。在这个领域里她耕耘了50多年，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她既是一个科学研究者，又是一个受人敬仰的学术带头人，她像一个磁场，吸引、团结着一批有振兴中华科技事业崇高理想和勤奋实干的中青年科技人才。

从50年代起她就开始研究曲霉淀粉酶，在国内首先用纸电泳、酶谱和生长谱法分析比较了当时在酒精工业界有争议的不同种曲霉淀粉酶系的组成，确定了黑曲霉的优越性，为我国的酒精、制酒等工业选用黑曲霉作为糖化酶来源提供了理论依据。后来她还完成了我国特有的红曲霉糖化酶的中试和工业化生产，并曾用于生产葡萄糖，荣获1978年中科院重大科技成果奖。在此基础上她和她的学生及同事继续研究，从而获得了高活力黑曲霉糖化酶，取得了重大的经济效益。她所指导的多个糖苷酶课题中 $\beta$ -淀粉酶获中科院1984年科技成果一等奖。在多个糖苷酶及耐热酶的基础研究中，所研究的海枣

曲霉 $\beta$ -D-岩藻糖苷酶，为首次在微生物中发现，是迄今国外已报道的酶中专一性最强的。

如今年逾古稀的张先生仍主持着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酶学研究室的工作。“我想停止工作都不行呀，院士是终身制，只要我活着，就得在实验室。”张先生的话语中透着执著与磨不灭的进取心。近来她正忙于糖工程实验室的申请工作。她说：“糖的研究在世界范围内已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重视，这是一个世界性的攻关课题，本世纪末和下世纪初是寡糖生物功能研究的关键时期，抓住这一契机，加入这场高科技竞争，就能在21世纪走在这一领域的世界前沿。高科技的支柱之一是生物技术，也是世界各国重点发展的领域，而寡糖生物功能的研究又是下一世纪生物技术发展的关键所在，是继基因工程和蛋白质工程之后的研究热点，因此迅速开展这项研究迫在眉睫。我国的生物学研究是否能在21世纪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能否为国家的经济建设作出巨大贡献，能否使我国在这场世界性的高科技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就看我们能否在这个刚起步的领域中及时参与。”

白发苍苍的张先生谈起她的研究项目总是显得很兴奋。指着她那摆满书籍、仪器的工作室，她说：“这是我的全部家当。”

提到对家庭的照顾，张树政先生也有许多话题，她对笔者说：“过去和现在，我都在尽力对家庭尽责任，然而，事实上，我做得很不够。孩子插队时，我有一次连续打了好几次电话都没联系上，一赌气我登上了北上的火车，下车后，顶着风雪步行看望我那还未完全成年的一双儿女。老伴常年有病，我得来回奔波尽量照顾好他。对孙子辈的，我也帮忙照看过。可是，我的这摊子工作，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我在家务上做得称职啊！”

告别的时候，张先生说：“你就写写我来回往返40里，风风雨雨30多年的生活吧！”我想这篇文章是遵循了她的这个意旨。

大概是因为地大物博，历史悠久，在国人的心里有着一根深蒂固的崇大情结，历代帝王都要给自己的皇朝冠之以“大”：大汉，大唐，大宋，大明，大清；文人（不管是御用还是在野）总是以“大”来自吹自擂，认为超凡伟大的东西，大圣，大德，大道，大成，大业，大象等等。反之，对自己鄙视和痛恨的人和物，中国人常斥之曰：“小”：小丑，小人，小气，小痞子，小日本，小菜一碟。

不可思议的是，一些平平常常的词，一旦和“大”沾边，立即就会显得不同凡响，比如大师，大丈夫，大款等等，都是震聋发聩的称呼。另有一些词若没有它领衔，更是了不得，比如大革命，大生产，大跃进，大串连……，那种轰轰烈烈如火如荼的气氛，真让人热血沸腾。前不久在地摊上看到一本书，黑底白字的封面上赫然印着“人工大流产”。起初觉得挺不对劲，流产前加大字，无论如何也解释不通，给人的印象是，似乎全中国的妇女，不分青红皂白都在做刮宫。后来再一想，若是去掉这个大字，封面效果岂不逊色得多了，哪里有“大流产”来的响亮，威武！

在汉语里，大是个活性极强的字，它几乎可以和所有的词搭配，如桥牌中的王牌；以它构成的词自然也是多为牛毛，早已统治了我们的头脑。我甚至有点担心，离开了这个大字，我们是否还会顺顺畅畅地说话。

至于由这种崇大情结派生出来的种种怪语，那就不计其数了，如同弥散在空气中水份。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随处可以看到巴掌大的饭铺，挂着“东方大饭店”一类招牌，几个地方的无名乐手，拉起“太平乐队”，一些连小品还画不地道的画家踉踉跄跄地制作着几十米甚至几百米长的

# 寸心如萤火

——蒋力纪实文学作品

曾多次见他请吴小昌教授解析西方名画，频频提问，于是言者动情生妙语，闻者忘倦悟心源。我自惭庸陋，怕见误人，拒绝记者采访。蒋力不视我为狂妄，揣着录音机垂询我对人体画展的浅见，他破例完成了诱导任务。数日后，以《细水流长莫成灾》为题的这次谈话见诸《中国文化报》，后被二十多种报刊转载。我颇不安，对他点铁成钢的热情总含歉疚。

前一阵，新闻与红包在地下偷恋，地上又有盛宴助兴，为正直的人所不齿。廉政清风能否扫尽此类丑行，有信者拭目以待。蒋力安贫乐业，为清寒画家的画展奔走甚力，如朱复戡遗作展、刘克训花鸟小品展、五十岁学画的张培林山水画展等等。有的艺术家连酒便饭也拙于应酬，蒋力组织评论、画展图片，继承前辈人优良传统，乐在其中，友情的交流与孔方

求成的包袱，以探索过程为丰富生命必需。寸心如萤火，光亮不休，何曾比皓月，汗水凝春秋。蒋力选的正是这无路之路。我不敢开空头支票给予廉价祝福，只盼他苦耕心田，得失温寒一笑置之。走多远，算多远。历史上没有一个学派是评论家呼唤来的。替既得利益者锦上添花，将使学者不自觉地穿上皇帝的锦衣。为新生幼苗洒下一瓢热汗，助上水船一帆小风，从时光的层岩下掘出明珠，才是普通园丁的天职。说出这番沉痛的话，绝无教训蒋力的意思。只恨我先天过弱，后天大好时光虚掷，半事未成，两鬓已白。寄望来者的拳拳之情与悔恨交积，不知该说什么了……

蒋力的纪实文学作品成于繁忙之余，是牺牲休息时间的，跟自己苦苦较量出来的。他写，不是自我欣赏，是尽时代一个细胞的责任。他写，不为蝇头微利，是想给历史提

# 方圆